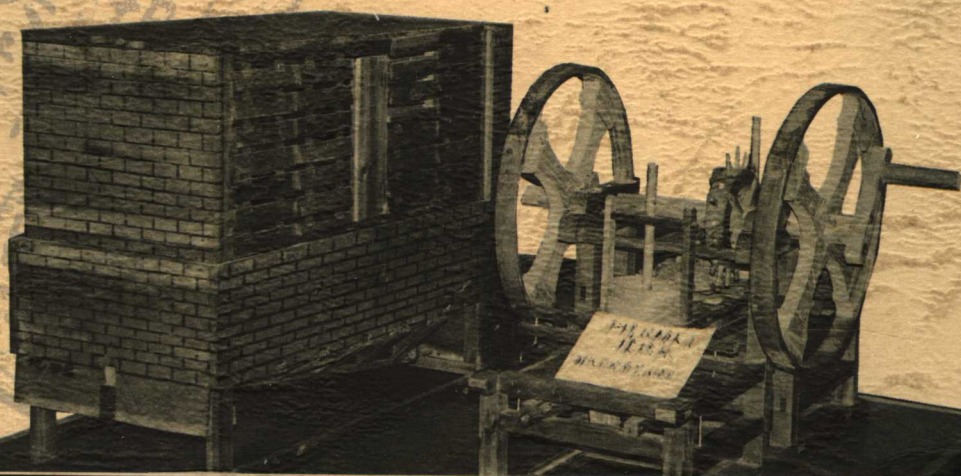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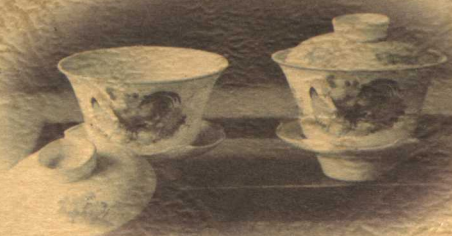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徽州古茶事

郑建新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茶寮声细氤氲远



中国文化遗珍

徽州卷

徽州古茶事

郑建新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茶寮声细

氤氲远



© 郑建新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徽州古茶事 / 郑建新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ISBN 7-205-05665-9

I. 徽… II. 郑… III. 茶—文化—安徽省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802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3mm × 230mm

印 张: 13 $\frac{7}{8}$

插 页: 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数: 1-6,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一秀

图片提供: 郑建新 白 原 陶爱萍

胡兰茂 汪嘉力

封面设计: 陈建军 曹小冬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崔维诚

定 价: 29.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郑州大学 *04010171663T*

编前语

走进后花园

徽州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徽州，除了黄山白岳的奇绝风光，很多人是想来感受一下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情调，或者是想在那些鳞次栉比的老房子之间缅怀一下昔日的繁华，发一发思古之幽情。对那些满脸好奇的走马观花者来说，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是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导游册上片语只字的介绍和导游小姐言不及意的生编乱造的人来说，疑问也随之出现了：在徽州所能缅怀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繁华呢？除了那些伫立于地表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徽州还有什么更让人动心和向往的呢？

近年来出现的“徽州热”，实际上是建立在徽州曾经“阔”过的前提上的，而这种“阔”是带着昔日那些巨商大贾们的“金银气”的，这一点在今日不但毋庸讳言，反而是可以津津乐道的。问题是徽州真的繁华过吗？当年那些富可敌国的商贾们似乎把真正的繁华顺手给了扬州或者苏、杭。留给徽州的仿佛只有那些今天看来已显破败的老房子，与扬州或苏、杭相比，徽州从来不是所谓的温柔富贵之乡。徽谚说“风水是徽州的好，姑娘是扬州的美”，“好风水”讲究的是山清水秀，江、浙那些千里沃野的平原地带自然会有什么风水可言，但是徽州“好风水”的代价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徽谚），是“山限垠隔”（《新安志》），是“地隘斗绝”（《歙县志》）。这样一个以所谓的“商品经济”来衡量明显是先天不足的故乡，对于具有消费属性的商人们来说，并

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勾留的地方，它们的战场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他们的行乐之所是在二十四桥的明月中穿梭的画舫里，陪伴他们的是娉婷袅袅的扬州美人。当然“好风水”的徽州也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对故乡的经营亦是不遗余力，家乡土地逼仄不适宜造深宅大院，于是就螺丝壳里做道场，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家乡山清水秀，于是就依山建园，临水造亭，极尽曲径通幽之妙。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不仅仅是徽商的家乡，而且是他们的“后花园”，他们正是以建造“后花园”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故园的，花园造得再好也不能用“繁华”来形容，这是对于徽州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后花园”是独立于“厅堂”之外的处所，徽商的任务是在扬州这样的“厅堂”里挣取大量的金钱，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后花园”里，确保这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商人们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也会偶尔回到“后花园”里来散散心，但真正受益的却是那些长住在“后花园”里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后花园”里他们可以不愁温饱甚至可以不稼不穡，或埋首攻读圣贤书以求闻达、或专心诗词书画以自遣、或呼朋引伴笑傲山林、或蓑衣箬笠寒江独钓、或丹青篆刻、或园艺盆栽、或高雅、或世俗，确实是“士习蒸蒸礼上，讲学不辍，诵读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祁门县志》）于是乎“文化事业”空前发达，俨然“东南邹鲁”。事实证明，徽州这个“后花园”的确培育出了大量的“奇花异草”。论科举，明清两朝徽州一共出了六百多名进士，以人口平均计算超过江、浙两地，居全国之冠；论文艺，“新安画派”、“徽州篆刻”、新安诗群、新安“朴学”无不名重当时且彪炳后世；论工艺，徽派版画、刻书、园林、木雕、砖雕、盆景无不风行一时且流誉至今。

无奈“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同大观园随着贾府的败落而最终“飞鸟各投林”一样，随着徽商从衰落到最终破产，徽州这个“后花园”也随之花里飘零。遗留下来的屋舍园林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虽然黄山白岳的奇景依旧，但仍不免让人有物是人非的感慨，更何况那些不伫立于地表的“文化遗产”很多已成明日黄花，虽然有一部分传承到了今天，却是举步维艰，识者寥寥。因此对于不满足于“到此一游”的真正“好古”者来说，在徽州这块土地上，最值得缅怀应该是“后花园”时代那种文化氛围，所应该去探究的是“后花园”里那些才子艺人们的良苦用心，否则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能到处念“阿弥陀佛”，还不免被凤姐戏弄。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才编辑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包括《徽州艺事》、《徽州古刻书》、《徽州古园林》、《徽州古茶事》，试图在前一套关于徽州地面文化遗存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徽州文化的内核，让读者走进“后花园”的深处，不仅能看到亭台水榭、四季花草，而且能够登上楼台，直接与昔人的主人促膝长谈。

今日的徽州所面临的是发展的“硬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发展，相信没人会愿意看到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繁华”来取代“后花园”的宁静与美丽，因为在我们的心灵离田园牧歌越来越远的今天，徽州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许多人的“精神后花园”，愿这套小书能掌起一盏灯，照亮那些在“厅堂”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回家的路。

编 者

2003 年 12 月



目录

编前语：走进后花园	1
-----------------	---

一 浮梁歙县 万国来求	1
-------------------	---

二 呼童汲水煮新茶	27
-----------------	----

三 踏进茶号门 神怡忘故乡	56
---------------------	----

四 一杯清茶四季青	86
-----------------	----

五 煮新安江水 沏黄山顶茶	106
---------------------	-----

六 真忙摘茶叶 假忙三十夜	132
---------------------	-----

七 雨滋露润 春泥护花	169
-------------------	-----

八 行行复行行 程程出新安	193
---------------------	-----



浮梁歙州 万国来求

——徽州茶史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崇山峻岭，群峰叠嶂，千米以上的高山星罗棋布。这里有荣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双桂冠的黄山，有号称“华东最大的自然物种基因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有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还有因产茶而闻名于世的松萝山。

徽州水系纵横驰骋，江河奔腾外注为悬布之势，新安江东入钱塘，三百六十滩，人称“水上画廊”，闾江水西下鄱阳湖，犹如飘带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山水交错，雾露蒸腾，是徽州独特的景致。青山绿水的徽州“八山半水半分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更是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麻雀叽叽叽，日头上阶梯。家家烧夜火，处处放牛归”，这是童谣里的徽州村庄，好一幅安逸闲适的田园风光。

徽州的茶园无处不在，无村不有。春风催芽，雨露洗尘，百花滋润，万峰孕育，茶是徽州人的产业支柱，生计大宗。自有史以来，徽州人就栽茶、种茶、做茶、业茶，以家族承袭祖业。

高山有茶，通常是棵棵簇簇，小块小块的布局，直

挂云霄；低坡有茶，通常是因山就势，辗转起伏，绵延数里；平畈有茶，通常是随地铺递，漫无边际，绿海如涛。这些茶园近的就在家前屋后，远的却离村庄几十里，它既是徽州人的生存之源，又是生活之境，还是生产之景，从而也就频频出现在徽州卷帙浩繁的谱牒古籍之中，如歙县《丰南志》中就有“茶园水春”景致的记载。祁门县伦坑村也是一个古老的茶村，村里的汪姓宗谱就有关于茶事方面之记载，其中“村之八景”里“茶园垄春”则为一景：

对宅有横岗，拖至峡口，名茶园垄春。夏竹木葱茏，空翠欲滴，境地之幽游，览者以为美。

并赋诗赞曰：

花落残红碧草鲜，茶园风景止芳妍。
清淡龙井含朝雨，翠压雅山带晚烟。
夹道松荫浓滴滴，环溪竹影淡娟娟。
好奇谢客如过此，应羡幽楼又一天。

诗里有画，画里有诗。宗谱还记载了村里的两位茶人，一位是女流，她因“村口通衢，步履不绝，遂于坊下建屋盖亭，设立茶汤，以济行人。”另一位是男性，“始精政法，继研茶经”，虽记载不多，但字里行间看得出古人对茶事是很重视的。

有学者断言，北纬 30°线是一条神奇的地带，长江、密西西比河、尼罗河等大江大河入海处均在这里，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区、撒哈拉大沙漠也在这里。依次推理，其物产理所当然为世界一流，倘以徽州茶叶佐证，此断言千真万确。君不见中国十大名茶，徽州茶就



占有三种：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十分天下有其三。于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徽州灵山秀水孕育了冠绝古今闻名中外的徽州名茶。

中国饮茶的起源，历来人们推定出自巴蜀，而长江中下游则在其后。依此类推，徽州茶则理所当然要退居巴蜀之后了。

然而，近来学术界又有新论，认为“饮茶文化创自于中国古越人”，其根据有三：凡古老的茶区均在越族分布的区域；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书，唐代陆羽的《茶经》中所记载的“八之出”茶地全属越族区；《茶经》“七之事”的史实绝大部分也是越族地区的事。徽州恰属古越之地，且因伏居深山，而称之为山越。由此类推，徽州早就有了山越茶，而在巴蜀茶之前了。

撇开学术的新论不说，我们查找史籍，徽州茶最早见载于著是陆羽的《茶经》。在《茶经》“卷下”一章中，陆羽第一次详细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州县地名，有“八道十三州”之多，其中在“浙西”道名列有“歙州”。歙州是徽州的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由原来的新安郡改名而来。陆羽是否到过歙州我们不甚清楚，但他与歙州人有交往，如唐代的著名诗人张志和就是他的挚友。张志和祖居祁门西乡润田（今张村底），史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志和配为夫妇，名曰渔童和樵青。人问其故，他答道：“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后人以其“竹里煎茶”为茶坛佳话。志和“浪迹江湖”，与陆羽交往甚密。

祁门茶由来已久，其西部旧属浮梁地，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说的也是祁门的茶事。但此时祁门并未建县，陆

羽的《茶经》也尚在腹稿之中。志和来自歙州祁门，歙州茶的信息无疑会传递给陆羽，于是在陆羽的笔下出现歙州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歙州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史籍中得到验证。《婺源诸县都置新城记》云：“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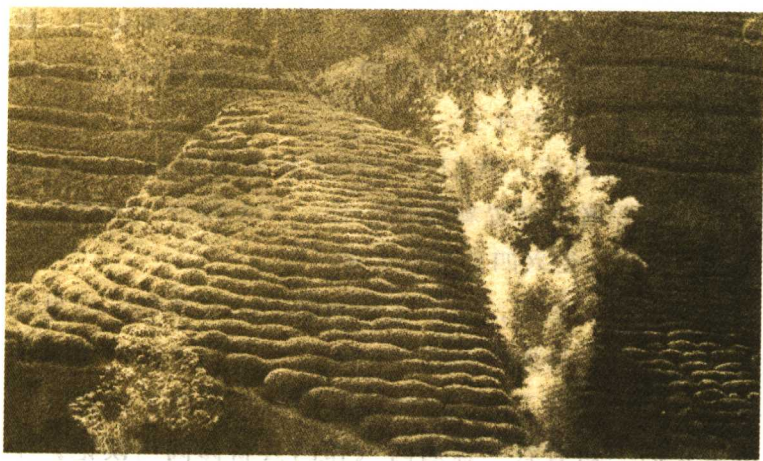
更为巧合的是，祁门建县和陆羽的《茶经》问世几乎在同时，都是唐永泰初年的事。于是关于祁门茶事记载的史籍恰好成了陆羽《茶经》中“歙州茶”的佐证，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一篇唐时《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的一段话：“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之七八矣。繇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缙缙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

歙州茶具体的市场地位到底如何呢？我们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中找到答案：“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据《中国茶经》记载，唐代人们利用茶叶，开始是生煮羹饮或晒干收藏，后来又捣叶做成饼茶或蒸叶捣碎制成团茶。有关徽州饼茶的记载，最早见著于唐人杨华的《膳夫经手录》：“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饼）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人皆尚之。”关于这种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鲜叶经蒸气杀青后烘干捣碎，碾成细末，再蒸软，做成长条，形成圆饼状，中间留一孔，穿串起来烘干即成。”

宋代时尚宫廷饮茶，宋徽宗还亲作《大观茶论》，





高山茶园

有力地推动了饮茶风尚向民间渗透，乃至王安石在《议茶法》中感慨地说道：“夫茶之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足见茶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宋史》里说歙州等地产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据此推测徽州茶类不会太少，至于徽州茶的产量，另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每年有二百一十万斤，约占全国的二十四分之一。

宋元时期，饼茶以外开始出现蒸青散茶。《宋史·食货志》说：“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仍是饼茶，散茶则是经蒸青后直接烘干呈松散状的茶。其时徽州的茶类繁多，这在歙人罗愿的《新安志》有较为详备的叙述：“茶则有胜金、嫩桑、仙芝、来泉、先春、运合、华英之品；又有不及者，是为片茶八种。其散茶曰茗茶。”此外相传徽州还有一种产自歙州婺源源的谢源茶，《宋史·食货志》称之为绝品。

宋代休宁还有一种香风茶。这种茶俗称“香风草”，又名“山腊梅”，产于齐云山一带的旷野山坡溪

边，属于宽叶腊梅科落叶灌木，树高一般二至四米，树叶粗糙，叶面深绿，背面粉绿，形似茶而非茶，是齐云山独有的一种茶。

齐云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香客游人登山每汗流浹背，脱衣更衫易受风寒，于是道士便创制香风茶相赠，且效果甚佳，以至流传久远。

香风茶碧绿芳香，冲泡后味醇带甜，别有风味，但史籍上并无记载。后人经过研究，发现其有解表祛风、理气化疾之效果，适用于感冒、气管炎和降血压等疾病，此为后话。

明代是中国茶叶的重大转型期。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凤团茶”，中国从此进入散茶时代。

然而明代前期，徽州茶的生产可能并不景气，原因是元代赋税较重，对徽州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影响，这从休宁人朱升的评说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穷山荒陬，采摘之家，虽竭其庐之人，亦不能应。”所以就有了后来冯时可在《茶录》“徽郡向无茶”的感叹。

明中叶以后，徽州茶叶一崛而起，“近山之民多业茶，虽妇女无自逸暇”，据《弘治徽州府志》载：“婺源征收草茶茶课 1962 斤”。一叶知秋，整个徽州的茶叶产量也就不会很低了。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徽州府有茶棵 1965.61 万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时徽州问世了著名的松萝茶，随着徽商的崛起而畅销四方，盛名远播，成为时尚，“远迩争市，价倏翔涌，”大大刺激了徽州的茶叶生产，为后来屯绿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历史的见证，今日在松萝山古庙遗址的西侧，仍有百年以上松萝古茶树八株，而在松萝山西

边坞茶园里还有一株历史更长的“松萝一号”。这几株茶树的生长位置恰与明代崇祯年间出版的《长物志》所述松萝茶“真者在洞山之下，天池之上”相吻合。尤其是松萝一号风姿可人，这株古茶树主干萌发的三十余根枝桠，平均高度近两米，青枝碧叶，苍老遒劲，经安徽农大的教授鉴定，树龄当在二百年以上，印证着松萝茶乃至徽州茶的年华横贯了几个世纪。

明代是徽州茶崛起的时期，松萝茶作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屡屡见载于古籍，如著于其时的《茶录》这样评价道：“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新编《休宁志》载：“全国最早名茶之一的瑯源松萝，于明隆庆时（1570 年左右），由僧人大方创制。”

松萝山在休宁县北，北望黄山，南看白岳，形势独胜。山麓有村，进村登山，路径崎岖。仰望峭壁悬空，松萝交映；俯视石峡流水，幽静清凉。唐时这里建有松萝庵，元代改为寄萝庵，相传庵里藏有金佛一尊。清代这里建有大悲殿，现存仍有云老洞、天池、天灵门、经堂、禅室遗址等胜迹。松萝山茶园分布在海拔 600 - 700 米之间，因这一带风景秀丽，有“松萝雪霁”之誉称，为休宁海阳八景之一：

双峡中分一径通，宝坊遥隔片云东。

四时山色涵空翠，万折泉声泻断虹。

清爱竹孙穿冻雪，静闻松子落香风。

登高两屐吾方健，携手无因得赞公。

这是明代休宁学士程敏政吟咏松萝山的诗句，足见当时的松萝山景致是何等的迷人。

关于松萝茶名的由来传说较多。如清人著作《亦复如是》说是“猴子采松果”得来，而休宁当地人说是松萝庵的古缸之水倒地孕育成茶。这些故事神奇浪漫，无疑寄托了茶人的美好愿望，烘托了松萝茶的身价，使松萝茶有了丰厚的文化色彩。科学地说松萝茶的得名是因松萝山而来，这在明万历《休宁县志》中记载得十分清楚：“邑之镇北曰松萝，以多松名，茶未有也。远麓为瑯源，近种茶株，山僧偶得制法，遂托松萝，名噪一时。”由此得知，松萝茶又名瑯源松萝，原因也在这里交代清楚了。

《中国茶经》将松萝茶分为一至三等，说其品质“条索紧卷匀壮，色泽绿润，香气高爽，滋味浓厚，带有橄榄香味，汤色绿明，叶底绿嫩”，而古代的茶著概括得则更为简练：“三重：色重、香重、味重，即色绿、香高、味浓。”松萝茶尤为珍贵之处，还在于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曰：“徽州松萝，专于化食。”另一本《秋灯丛话》还记叙了一个更生动的故事：

北贾某，贸易江南，善食猪首，兼数人之量。有精于岐黄者见之，问其仆，曰：‘每餐如是，以十有余年矣。’医者曰：‘病将作，凡药不能治也。’侍其归，尾之北上，将以为奇货。久之无恙，复细询前仆。曰：‘主人食后，必满饮松萝数瓯。’医爽然曰：‘此毒惟松萝可释。’怅然而返。

此外《本草纲目》还说松萝茶对通便、收疮口、羊儿疯、水胀气鼓、绣球疯、痢疾、眼疾等十多种疾病均



低山茶畈

有疗效。近年又有人研究出此茶对高血压、肾炎等病也有功效，故被人称为“绿色之金子”、“极品药茶”。

“沁脾芬芳胜绿金，松萝灵秀朵奇珍，三杯能解千日醉，还我龙马好精神。”这是一位老者服茶后血压下降而写下的《茶颂》，应是他的亲身体验。

松萝的功能不但在饮用在药效，甚至还有更好的妙用之处。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我曾因不胜酒力而苦恼，有朋友送我一个“吃酒不醉”的解酒秘方：菖蒲根，松萝茶，□果各五钱，米为□。凡醉倒不省人事，泡开水灌下即解。尽管秘方因为缺字叙述不完整，使我无法试用，但我对那本写满蝇头小楷的手抄本至今记忆犹深，令人难忘，同时我对古人的记载也深信不疑。

松萝问世声名鹊起，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成了整个徽州地区绿茶的总称。如《歙县志》云：“茶概曰松萝。而歙产本轶松萝上者，亦袭其名，不知佳妙自